



老孟泰的故事

于敏 著

LAOMENGTAI DE GUSHI

文学青年丛书

老孟泰的故事

于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 沈阳

封面設計 路坦

老孟泰的故事

于敏著

☆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5%印張·4插頁·1挿圖·101,000字·印数：1—20,000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10158·158 定价(5)0.46元

內 容 提 要

孟泰，是全国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他出身自貧寒的家庭，在旧社会里，备受地主老財的剝削，日寇把头的欺凌。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阶级觉悟，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使他更加深了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忠诚于党的事业，以厂为家，维护高爐象保护自己的眼睛。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应得的荣誉，“老英雄”的名字傳遍了国内外。

本书用生动、細致的素描，記述了老孟泰的经历及其成长。老孟泰对党一片忠诚的高貴品質，是我們学习的榜样。



苗明 摄影

目 录

一	风雪	1
二	鬧学	5
三	仇恨	9
四	出路在哪	13
五	千金寨	18
六	“窑黑子”	21
七	耳光	25
八	名字的來由	31
九	姻緣	36
一〇	下坡路	40
一一	一場美夢	45
一二	如此光復	50
一三	亲人	55
一四	一路春风	61
一五	在通化	64
一六	孟泰倉庫	70
一七	入党	76

一八	有厂无家	80
一九	勇士	85
二〇	光荣	89
二一	无畏	96
二二	病中	102
二三	亲兄奶弟	107
二四	人民代表	114
二五	赴朝慰问	122
二六	友谊	128
二七	世界的节日	133
二八	老年和青年	144
二九	聪明的人	150
三〇	纯粹的人	159
三一	幸福的人	163

一 风 雪

北风刮得紧，雪也下得紧。四外一片白，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小孩迎风走来，踩着一尺多深的雪。看他个子，大约有八、九岁。他低着头，缩着肩，手抄在袖筒里，一会儿又放在嘴上呵呵，捂在耳朵上。他脸上早冻紫了，两个耳朵也早冻木了。鹅毛大片扑到他脸上，钻进破棉袄的领子，象小刀子拉在肉上。棉裤早破飞了，鞋子也早张了口。没有袜子，脚后跟冻裂好几道口子，这时也不知道痛了。过路人很少。这十冬腊月的大雪天，吃饱了的都蹲在热炕上，没事的谁肯出来！

天阴得漆黑。孩子拚命向前走，想钻出这道风雪的厚墙。他是到镇上赶集的，现在走在回家的路上，已经走了二十多里。快到掌灯的时候，风更大了，唿唿的怪叫，象要把人撕裂。孩子实在顶不住，只好转过身子，拿脊梁顶着风，一步步地倒退着走。这样走了一程，到底看见迷迷蒙蒙的灯光了，伸手摸摸口袋里的钱，还稳稳地存在那里。那时候花的是小铜元，一个个象冰块一样，摸着都粘手。咳呀，可到家啦。

这个少年叫孟瑞祥，就是现在的孟泰。

孟泰的老家是河北丰润县，出生的村子叫山王寨。正是

冀东的平原，一馬平川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有高粱、大豆、玉米、谷子，碰上风調雨順的年景，真象一片綠色的大海。那玉米长的象棒槌，高粱蘆的比房檐还高。村外有一条小河，河边长了蘆葦，春天一片青翠，秋天葦子发紅了，上面頂着一片雪白的絨穗子。好美的景色，好肥的土地，可是孟家一貧如洗，插針的地也沒有一指。

孟泰的爷爷从小到大，扛了一輩子活。他爸爸也是扛活，血汗都流到人家的地里。春天和夏天給財主家薅弄地，秋天打了場，把粮食堆在人家仓房里。冬天也不得閑，得赶上大車，給財主家运貨，掙得叮叮当当的銀洋，也都裝到人家的口袋里。这是个出名的老好人，秉性憨厚。穷哥們有事都找他，他是有求必应。又会扎針放血，凡是头痛脑热的，經他扎一針，包管能見效。村子里的紅白喜事，扛扛抬抬，跑腿帮忙，也都少不了他，总是随叫随到。

媽媽娘家姓田，她也是个心慈面軟的女人，和他爸爸正好配一对兒。孟媽媽一生不貪銀錢，只貪儿女，生了孟泰兄弟二人，姊妹七人，心里还不足，又認下好几个干儿子、干女儿。逢年过节的时候，滿屋子鬧嚷嚷的是人。人穷，心可不穷，照样的有說有笑。她过的是穷日子，可生就了大撒手的脾性。只要她有的，粮米也好，柴草也好，你叫声干娘，拿了就走。爸爸一年辛苦，喂不飽一家十一口，再加上媽媽指头縫儿大，家里就常常揭不开鍋。你看孟泰淳厚善良，原来从小就有根底。

孟泰出生那年，正好是1898年。要是按老皇历推算 正好

是岁次戊戌。这一年可热闹极啦。康有为捧起了光緒皇帝，要鬧君主立宪。西太后翻了臉，把光緒囚在瀛台，就是中南海里一个小亭子，四边有水，怕他跑出来。鬧变法的都遭了殃，有的掉了脑瓜，有的逃之夭夭，一場春梦烟消云散。那是老百姓受苦受难的年代。中国連年受侵略，連年打敗仗，敗給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敗給八国联軍。錦片似的山河讓給人家，一割地方就是几百里；白花花的銀子孝敬人家，一賠款就是几百亿两。山一般的财宝是哪里来的？还不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你想，生在那年月，能有舒心的日子好过嗎？

从記事的时候起，孟泰就很少吃过于飯，一年到头淨喝稀的。燒一鍋开水，抓上几把玉米面，这玩艺儿喝下去，撒泡尿就光了。有的时候稍微寬裕些，中午就有一頓玉米餅子吃，可是这样的日子不多，掰着脚指头也能数过来。

当地农村里有一种副业，家家户户都割葦子，編蘆席。幸亏有这救命的活儿。孟家全家都下手，雞不叫就起来，干到下半夜三星不見了，能編成一張席。躺下打个朦朧，又得紧忙爬起来干。孟泰从六岁就学会压葦子，破葦子。长大一点了，就給全家打柴做飯。每五天赶一次集市，把編好的席子扛去卖掉。那时一張席子卖三十个銅元，能換回几斤粮食，一家大小白黑紧忙，就靠这点粮食活命。孟泰是长子，小小年紀就頂大人使喚。集市在鎮上，离山王寨三十多里。夏天天长，还好說，就怕冬天，一去一来，两头都得摸黑。

在大雪天里，孟泰一步步倒着走，好容易走到家門口了。

家里冷鍋冷灶，也沒有热乎气儿。一家老小都呆在那里，眼巴巴等他回来，好拿錢去买粮下鍋。

孟泰走到炕跟前，从腰里掏出銅元，都沾了一层霜，好象生了白毛，掉在炕上也不叮叮当当的响了。

孟泰的童年，就是过的这种风雪的日子。

二 開 學

“趙錢孫李啊，周吳鄭王啊，馮陳褚魏啊，蔣沈韓楊啊，
啊……”

二十多个学生搖頭晃腦，口里念念有詞。远远听來，这聲音好象小和尚念經，又象是一群蜂子在嗡嗡，什么也听不清。

孟泰也在这群孩子中間，坐在破板凳上，背后拖一条小辮子，身上穿着补釘褂子，也在那里晃着肩膀，口里念念有詞。老师坐在他們前边，也在那里搖頭晃腦，口里念念有詞，不过沒有念出声來。老师的桌子上有文房四宝，就是紙笔墨硯，还有一根四棱子木头。这木头是專門打学生用的，学生見了它，身上都发毛。老师是个瘦骨棱棱的老头，心里狠硬，性子也暴躁，打起人來眼毛也不眨。一会儿，他发話了：

“來……”

那时候学堂叫私塾，念的全是老古书。教的书全不开講，誰也不知噯哩咕嚕的是啥意思。学生也有办法，就念道：“趙錢孫李呀，偷錢买笔呀，周吳鄭王呀，偷錢买糖呀呀呀……”反正大伙扯开嗓子叫，誰也听不真切。那时候又兴背书，誰要是背不出来，只好把手心伸出來，挨板子就是了。

孟泰走到老师跟前，心里哆哆嗦嗦。一瞅桌子上那根四棱子木头，誰心里能不哆嗦！本来是念熟了的，一哆嗦什么都忘了。忘了也好办，伸手挨打就算完。

他这时十二岁，虽说瘦骨嶙峋的，象棵缺了水分的小松树，可也偌大的个子，不小的一个人了。挨了板子，手心里象火燒一样，把它放在砚池上冰着，心里把老师罵了又罵。

孟泰是个穷家，怎样能送他上学呢？原来那年爸爸租了几亩地，碰上好年成，秋后打了几石粮，一家大小都欢天喜地，估計能够半年吃的。有了粮食，心也就寬了。老两口核計了半晚上，眼瞅儿子一天天大了，也能干，也听话，象个有出息的样子。家里都三辈子不念书了，不識字就象那捂着眼推磨的驢，走一辈子漆黑的道儿。能忍心叫儿子当一辈子驢嗎？还是下狠心花几个钱，送他到学堂去吧。喝下点儿墨水，也好改改門风。孟泰哪里知道这些，只觉坐在硬板凳上，一身不自由，挨了板子，把老师恨得入骨，更不好好念书了。学了几个字，也是东耳进，西耳出，一个也沒記住。

誰沒經過少年时代，这正是調皮搗蛋，把天也能搗下来的时代。那时候，老师欺压学生，学生就和老师鬧对立，变着法儿暗地里搗鬼。有的捉一个蝎子，偷偷放在老师抽匣里，有的捉一条毛毛虫，悄悄放在老师床上。

有一天，大家都在写字，写的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老师也在低头看书。課堂里很靜，忽然发出一陣怪声：

“嗡——嗡——”

原来老大一个蒼蝇，腿上拴一条細綫，綫头粘一块小紙片。它一飞，紙片就嗡嗡的响。学生們正悶得打瞌睡，乐得有这个好玩艺儿。困也沒有了，字也不写了，起先是抬头看，后来就都离开位置，抢着捉这个大蒼蝇。老师气得吹胡子瞪眼，大喝一声，这帮小野馬就吓呆了。这事很容易查清楚，是孟泰发明的。重重一頓臭揍落在小发明家身上，打得他鼻青眼肿。小发明家回到家里，越想越气，飯也不想吃，决心非报这仇不可。不知在哪里找到一把刀子，在磨石上沙沙地磨着，磨得雪亮鋒快，心想非給他身上捅几个窟窿不可。家里人都不知道这回事，自然也沒人問他。

人有了心事，直觉時間过得慢。孟泰趴在炕上，听一家大小胸胸的睡熟了，就一骨碌爬起来，怀里揣了尖刀，輕輕地开了門，来到街上。街上黑漆漆，四外沒有人声，只听得断断续續的狗叫。他这时什么也不怕，橫了心，向老师家直奔而来。呀！他这不是要杀人嗎？不，你放心，人倒是沒有杀的。

他摸黑走出村外，走到老师的坟塋地里。呀！他这不是要扒人家的祖坟嗎？不，祖坟倒也沒扒。老师坟塋地里栽了好多小树，剛剛齐人头高。他摸着一棵，一刀，摸着一棵，一刀，一棵棵都砍了头，当了老师的替死鬼。孟泰仇也报了，气也消了，回到家里，倒头就睡。

那时候人都迷信，破坏了坟塋地就是破坏了风水，这还了得！对于这件大逆不道的事，老师怎肯輕輕地放过。事情也

很容易查清楚。又是一頓毒打落在孟泰身上，打得他一佛出世，好似揭下了一层皮，从此被赶出学堂，再也不許进門了。可叹小孟泰只念了三个月书，进学門两眼漆黑，出学門还是漆黑的两眼，斗大的字也沒認下几个。

三 仇 恨

从鎮上下来两个气势汹汹的警察，到了孟家，問明是孟泰的爸爸，小繩往脖子上一套，把兩手反剪到背后，牵了就走。这簡直是天外飞来的大禍，一家老小起先都吓蒙了，后来就呼天搶地，号咷起来。街前街后的都来探望，也有心酸陪着掉泪的，也有气愤不平的，有那好心的劝道：

“光哭也不是办法，先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托人求求情吧。”

事情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孟泰有个舅舅，这人喜欢喝口酒，閑了爱耍个錢，頂名是个庄稼人，其实是二流打瓜，四六不成材。他給張大戶赶車，不知怎的起了貪心，把張家一輛大車偷走了。張大戶那是好惹的呀，馬上派出几名虎狼家丁，又报了鎮上的巡警局子，到处抓人。人沒有捉到，張家怎能舍气，又串通巡警局子，把孟泰爸爸抓了去頂案。

孟泰人虽然不大，可是长子，碰到这天外飞来的禍事，說不得到处奔走，替媽媽張罗。他赶了三十多里，天黑来到鎮上，見巡警局子口有扛枪的兵。少不得乍起胆子，再三的求告，才叫进了門，在一个小黑屋里見了爸爸。小屋里啥也沒有，只在

屋角有一攤草。老人家低头坐在草上，一天也沒吃什么，憋一肚子气，愁眉不展的好象上了十岁年紀。父子相見，抱头大哭了一場。

“咱們找地方和他講理！”孟泰說。

“衙門口向南開，有理沒錢別進來，天下哪有咱窮人講理的地方？”

姓田的犯了案，硬是拿姓孟的來頂數，豈不是天大的荒唐，可那時候就有這樣的事，也有這樣的“理”。

過了一天，那個不成材的舅舅給張家逮住了，大車和牲口也都找回來，只是車上的零碎東西叫他賣了不少。冤有頭，債有主，照理應當放孟泰爸爸了吧，可是他們不放。人在他們手裡，不榨出點油水來還行！孟家托人去求情，答應替姓田的出錢，包賠張家的一切損失。秋天打得那几石糧食，不是核計够吃半年的嗎？只得忍痛賣了出去，又借了印子錢，湊够了一百多吊。錢送到局子裡，又說了一番好話，人才給放了出來。好端端的受了一番折磨，也只能忍氣吞聲。孟泰窩一肚子火，心想好漢報仇，十年不晚，等着瞧就是了。

糧食沒有了，又拉下飢荒，得月月給人家上利息，日子就更艱難了。

秋天，地主的莊稼都收割了，糧米也都入了倉，只剩下光禿禿的土地。這是一片豆地，割剩的豆楂子還留在地裡。有一群烏鴉在吃剩在地裡的豆子，也有一群孩子在撿地裡的豆子。這群孩子裡就有孟泰和他的妹妹。女孩子穿的破衣爛